

周迅 陈坤 吴军 主演

买办之家

林希 著



新世纪出版社



继在《雷雨》、《大明宫词》、《人间四月天》、《橘子红了》中抒发了温婉细腻人文情怀后，李少红、曾念平在又一巨作《买办之家》中，倾力打造了一曲大时代背景下荡气回肠的爱情悲歌。

樂
游
園

舞





周迅 陈坤 吴军 主演



买·家

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买办之家/林希著.—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3.8

(影视原创小说丛书)

ISBN 7-80005-969-3

I. 买… II. 林…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03021 号

买办之家

作 者: 林 希

责任编辑: 野 莽

装帧设计: 武晓强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百万庄大街 24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电 话: (010)68998733 68995968

传 真: (010)68998705

电子邮件: nwpcn@public.bta.net.cn

网 址: www.newworld-press.com

www.nwp.com.cn

邮箱地址: public@nwp.com.cn

印 刷: 中国文联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大 32 开

字 数: 225 千字

印 张: 12.25

印 数: 1-10000 册

版 次: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005-969-3/I·178

定 价: 22.00 元

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解读记忆

——《天津百年》总序

解该记忆，深刻地再一次体验痛苦。

从我的曾祖父在天津开洋行、做买办算起，我是这个大家族的第四代后人。我们这个大家族，有过创业的一代，有过守业的一代，也有过享乐的一代，更有过败家的一代。到了我这一代，那就是破落的一代了。创业的一代，不知文化，资本原始积累；守业的一代，用文化修正自己家族的形象；享乐的一代，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都用于享乐；败家的一代，把物质财富败光了，只留下了精神财富。到了破落的一代，反思这个大家族由兴到衰的历史，解读记忆，重温那些永不复返的往事。这时，对于那些已经永远消失了的一切，我也许比我的先人看得更为真切，体验得也就更为深刻。

这样，写作一部家族史，写作一部由这个大家族的兴衰史所映射出来的一座城市的历史，从很早以前在我的心里就有了一种冲动。当然，也正和每一位有过这种创作冲动的作家一样，我一直对驾驭这个题材缺乏自信。再加上中国作家头脑里对生活直接体验的过分强调，使我一直感到写作这样的一部作品，对我来说，必然是力不从心。

MABANZHIDIA



但是,历史不仅仅是历史学家的个人财富;而历史学家笔下的历史,过于冷静,更蕴涵着过重的意识形态色彩。对于历史学家笔下的历史,虽然从理智上可以接受,但在感情上,却很难让人感到亲切。这就是为什么读者总是要在历史学家以外去解读历史,并且更希望在个人的记忆中去解读情感历程。所以,我一直认为,“历史小说”的概念绝对不准确,小说永远是一种情感体验。

余生也晚,在我出生的时候,我们这个大家族早已经开始没落。在我的记忆中,我们这个大家族虽然还有一座深宅大院,但这个深宅大院,却只会使人感到空旷。我几乎没有看到过荣华富贵和歌舞升平,我看到过太多的泪水和愁怨。而于败落之时,我的家人最大的享乐,就是回忆这个大家族昔日的辉煌。也许他们是想以此唤起后人的自信,但我想,这些回忆正是对于败落的无可奈何。

然而,说来也怪,正是前輩人对昔日辉煌所怀有的那种惋惜,才更唤起了后輩人对这个大家族的厌恶与憎恨。无论是她昔日的兴,还是她今日的败,对于后輩人来说,这一切一切都一文不值;而值得珍惜的,倒是在这个大家族从兴到衰的过程中,那些受到过伤害的人,和他们受过伤害的心。

在这些人当中,我怀念我的母亲。

对于每一个人来说,母亲永远是一部读不尽的大书。母亲是人生,母亲更是历史。我们这个大家族的历史,也同时就是母亲的情感史。在我的记忆中,母亲从来没有过抗争,在她对命运的顺从中,有着她最强力的批判。她对我叙说过的一切不仅仅是我们家族活的历史,也同时就是我们这座城市的歷史,也许还能从中看出我们民族的历史。



所以,《天津百年》对我来说,只是百年来生活于天津这座城市里一些人的情感经历,我想,也许这就是历史学家笔下的历史和作家笔下的历史最根本的区别所在。在历史的雾瘴中为含辛的人述怨,在兴衰成败的过程中为饮恨的人伸张,这就是一个作家笔下的《天津百年》。

当然,我几乎是严酷地审视过自己的功力,天津何止是经历过一个百年?历代的学者、文人,何以都没有写出过一部《天津百年》?敢为人先,也还要想到有一种自不量力的狂妄会被世人所鄙弃。但我还是鼓起勇气开始了自己的写作,而且在写作过程中,我获得了坚定的自信。

我有着较我的同龄人也许更为丰富,也更为直接的生活经历。先人的回忆和我自己的体验,共同构成了我对我们这个大家族和我所生活于其中的这座城市的总体把握。尤其是我在蒙难时,能有机会对昔日天津各个层面的人物做细致的观察。三教九流,贵贱贤愚,都能和我自幼所接受的家学教育融合,也都能在我的记忆中解读得顺畅。一切的合理,可以表现为一种荒诞;一切的荒诞,也能够演绎得合情合理。这时,我感到我可以开始动笔写作了。这样,《天津百年》就有了第一部。

而且,在开始写作《天津百年》之前,我也总算写出了几部值得读者玩味的小说。如果视这些作品是一种吹作准备,我想我所获得的创作准备只有两个字,那就是:老实。

老老实实地写,写出一点真情;老老实实地写,写出一点天津味。写作的乐趣在于追求。

我想,写作类如《天津百年》这样的大作品,离开了地域文化的大氛围,那是不可想象的。但地域文化的大氛围,首先还

MAIBANZHISHI



是一种真实，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离开真实，地域文化的“味”，就变成了一种卖弄；卖弄不是艺术，卖弄是一种匠人习气。

解读记忆，十分痛苦，但创作是一种享受。我构筑的《天津百年》框架将由四部作品组成，从本世纪初一直写到本世纪末，以一个大家族的兴衰为背景，每一部都有相对独立完整的故事，但彼此之间又相互联系。第一部，就是现在大家读到的这部《买办之家》。第二部已经完成初稿，书名叫做《家家明月》。第三部正在动笔，第四部还没有成熟的构思，因为有许多事件还需要时间去思考与认识。

无论是苦是乐，也无论是涩是甜，我总是在写作着我的《天津百年》。我十分欣赏这是我的《天津百年》，因为我相信一定还有大手笔，要写另一个《天津百年》。我期待着他人对我的超越，我期待着也许是由于几部《天津百年》共同构筑成的天津百年历史的宏伟画卷。

写作，永远是一种要留下遗憾的劳动；而永远的完美，只有记忆。

是为序。

林 希
2002年岁末



目 录

解读记忆

——《天津百年》总序	(1)	
第一章	余姓人家	(1)
第二章	庚子之难	(25)
第三章	历经劫难	(50)
第四章	乱世情缘	(71)
第五章	纨绔子弟	(109)
第六章	疯狂赌博	(134)
第七章	积善人家	(160)
第八章	诡计多端	(179)
第九章	风云骤变	(207)
第十章	狐狸拜月	(227)
第十一章	肮脏交易	(249)
第十二章	不祥之兆	(270)
第十三章	花花世界	(292)
第十四章	人鬼难分	(317)
第十五章	抵制日货	(335)
第十六章	曲终人散	(353)
影视原创小说版修订后记	(377)	

MAIBANZHJIA



第一章 余姓人家

九河下梢天津卫，九条大河给天津带来了一片好风水。

九条大河成全过一位皇帝，六百年前，明燕王朱棣率兵从直沽南下，要从他侄子的手里将皇位夺过来。马到成功，燕王的兵马还没到南京，他侄儿朱允早吓得乖乖地交出了皇权，立码，封疆大臣燕王朱棣就坐上了皇位，梦想成真，也就万岁爷了。何以燕王出师得胜，一撅屁股就将他侄子挤出了龙椅，再一次抬屁股自己就变成皇帝了呢？天助人也？哪方的天助了朱棣使他做上皇帝了呢？天津。

何以一个本来不应该做皇帝的朱棣竟然披上了龙袍、登上了金銮殿？借了直沽的好风水，倘若他另选一个渡口南下，说不定就成者王侯败者贼了。不单是打不倒他侄子朱允，自己还落下个篡位谋反的罪名，即使朱允看在他是叔叔的面上，不开杀戒，最轻也要给他定个罪名贬为庶民，发配到个什么地方了结终生去了。

朱棣深知此中道理，于是才下诏于天津设卫，感谢这一方宝地对他的恩泽。

九条大河能够助燕王登上皇位，可见只要稍稍有点造化

MAIBANZHJIA



的人,到了天津,还会有什么实现不了的梦想?天津这个地方,地上不长五谷,地下没有金银,就是九条大河,一块青天,愣让多少人在这里发了财,多少穷光蛋于走投无路之时流落到了天津,几年时间,不知怎么一个变故,飞黄腾达了,人五人六地逛开了。什么道理?非常简单,九条大河的脉气好。

风水学的讲究,山为阴,水为阳,山为静,水为动。山属阴恒定不变,水属阳则变化无常,天津地处九河下梢,九条大河激发着天津城的变化,你想于这变化之中不是就有了人间的成败兴衰,有了人间世界的冷暖风云了吗?

古圣遗训:众水所汇则气聚,气聚则财生。天津卫九条大河绕抱成胎,城中七气内生,城南城北城东城西大小之气收揽无余,“茫茫大地水为龙,水缠便是龙身泊”,天下不走运的哥们儿到天津来吧。碰碰运气,不必三年五载,说不定怎么一个关节,一夜之间就飞黄腾达,从此开始独享荣华富贵了。

天津人爱说,“人靠时运马靠膘”。马长膘容易,只要草料好,饲养得法,劳动适度,不受虐待,不必多少时间,屁股就长圆了。但人靠时运,却没那么容易,有的人一辈子时不济,赶到哪条河,那条河里没鱼。人家时运好的人就不一样,还没想去河边打渔,只是打从河边过,或者是清晨来河边遛弯儿,“腾”地一下,从河里就出来一条大鲤鱼。你说说,这若是让时运不济的人看见,还不得气死。

所以,人别和命争。

老天津卫余姓人家的日月发旺,吉星高照,是从余隆泰大人在他家门外的子牙河上修筑了一座五槐桥开始的。

那时节,余隆泰刚刚五十岁,和他的亲兄弟几个开的皮货、绸缎庄生意做得好不兴隆。父辈留下的老宅院住不下了,



余隆泰便在子牙河岸边买了八亩地，四角奠基，掘地三尺，又请了和尚、道人设经堂、道场，驱散了地面上原来的妖气、穷气、野气，又恭祈土地老爷护佑平安，这才破土动工。一年的时间盖起了一座大宅院，青砖对缝，飞檐交错，果然好一派风光。

由此，余隆泰举家迁入新居。彼时，他已经有了五子一女，一家人尊老怜幼，父父子子，兄兄弟弟，真是享不尽的天伦之乐。

而且，余家新府邸对面，流水潺潺地横着一条大河，子牙河河面上船来船去，帆影翩翩，倒也堪称是美景怡人。谁料，有一天忽然来了一位道人，他在余家府邸门前左顾右盼，足足观察了大半天时间，最后将一纸黄符贴在门上，然后便扬长而去了。

余隆泰得知，道人在自家门上贴了一纸符文，心中好生奇怪，但他又不懂符文，便揭下这张符纸，带在身边，找到观里向道士请教。那道士如此这般地一番开导，最后，余隆泰先生明白了，如今余隆泰一家虽吉星高照，但门前一条大河挡住了家运；而余氏人家要想永葆万世富贵平安，就必须在河面上筑一座大桥。

筑桥，算不得是什么难事，余隆泰有钱，莫说是飞跨子牙河西东，就是飞跨半个天津卫，余隆泰都掏得起。马上找包工头，余隆泰力主维新，你还别给我搭什么木桥、石桥地对付，造福一方，功及子孙，洋人在海河上架起了万国大铁桥，成了天津一景，你也给我在余家府邸门前筑一座西式的洋桥。桥当中可走大马车，能过“四轮电”，什么大轿子马车，还有洋人的新式小汽车，都能从桥上过，车道的两侧再筑上行人边桥、铁

[MAIBANZHUIA]



栏杆、铁扶手，桥上挂着电灯泡，要的是新式、洋派。

请来日本桥梁工程师，画了几十张图纸，什么结构图、平面图、展开图，余隆泰一概看不懂。只有一张立体图，和西洋油画一样，一座大钢桥，桥上车水马龙，行人不绝，桥下大河流水，水上有渔船往返穿梭。“好！”余隆泰大人挥手在书案上拍了一下，立即破土动工。开工的第一天，余隆泰大人带着自己的五个儿子，每人在大桥的奠基石上培了几铲土，随之，鞭炮齐鸣，锣鼓喧天，子牙河两岸的民众向余姓人家致礼感谢，浩浩荡荡，兴师动众，一项大工程便由此开始了。

整整用了一年时间，大桥筑好了，择吉通桥。

余隆泰请来了风先生，又请来了道士、高僧，还请来相士大师，众位神仙一起推算，英雄所见略同，全选定了十月初八这个吉日。余隆泰大人一听，当即又挥手在书案上拍了一下，“着呀，十月初八恰正是我的生日，选在这一天开桥通路，真是大吉大喜呀！”于是，就在余隆泰先生五十大寿的这一天，大桥落成通行，那一番热闹，真成了天津卫百年来的一大盛事了。

早在半个月之前，大桥两端便搭起了彩楼，青松翠柏，把桥头的彩楼装点得好不气派；彩楼中央，意国电灯房作为贺礼送来的五彩灯泡，赤橙黄绿青蓝紫，七种颜色轮着番儿地一阵明一阵灭，把天津老少爷们儿看得眼花缭乱。由大桥下坡，直到余家府邸大门，新筑了一条大道，清水洒街，黄土铺路，把八面的来风和四方的福禧宏运，一起引向余家大院。好风水，好排场，余姓人家就因筑了这座大桥，这百年的荣华富贵，就要受用不尽了。

因为余隆泰大人在子牙河上筑了一座大桥，天津卫的宿



儒士绅联名在天津的《庸报》登了一个整版的贺刊，贺刊中央四个大字：“一人有庆”。表面上是说余隆泰为民筑桥，虽然造福四方，但却是一人的庆事。但是典籍上有据：“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其宁惟久。”所以这“一人有庆”四个大字，才更是对余隆泰大人造福乡里的歌功颂德。

光在报上登了贺刊，还不足以表示民众对余隆泰的感激之情，子牙河两岸上万户人家还给余家挂了善人匾。挂匾，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件大事。中国人，凡是大户，名门望族，大门上若是不挂上几块匾，那就像一个人不穿衣服一样，压根就见不得人。所以，中国人只要一有了光彩的事，立即便要挂匾。考中了状元，朝廷给挂匾：“状元府第”，那是至高无尚的荣誉；做了官，百姓给挂匾：“佑我黎民”，一是颂扬父母官的功德，二也是暗示大老爷对百姓要手下留情。有过一个笑话，说是一个官员离职而去的时候，百姓给他送了一块匾，上面写着四个大字：“天高三尺”，中国式的幽默。可见中国人把匾看作是对功过的评价。

子牙河两岸百姓给余府挂的匾，上面的四个字很俗：“积善人家”，也是求其通俗易懂，典出于《易经》，“积善人家，必有余庆”，是说余隆泰做了善事，他的子孙后辈就必有好日子过。

余隆泰家挂了善人匾，百姓们心里还觉着欠他的情，于是又八方筹措，就在余隆泰家府邸门外，民众又给余家筑了一座善人牌坊。

立牌坊，更不得了了，中国的牌坊有许多种，而主要的却只有三类。一是圣人牌坊，那是只给圣人们立的，一般的状元，够不上“份儿”；第二类是贞节牌坊，是给贞女烈妇们立的，当然其中个别的也立错了，但中国人尊重既成事实，也就算



了。第三类牌坊，就是善人牌坊，数额有限，不可滥立，一个天津卫，门外立下善人牌坊的，余隆泰家是第四户。

一切准备就绪，十月初八，余隆泰过生日，大桥通行，子牙河两岸一派节日气象。

只是，这座大桥叫什么名呢？论这座大桥的势派、结构，仅次于横跨海河的万国大铁桥，而天津卫任何一条河上的每一座铁桥、木桥，以至于浮桥，一律按“金”字排名，金钢桥、金汤桥、金钟桥……等等等。偏偏，余隆泰大人的命相属木，金克木，余隆泰腻歪这个“金”字。为此，余隆泰家资万贯，自己却不带一件金器，一家人上上下下也一律不许有金饰品，女子可以佩玉、戴翠，无论什么猫眼、祖母绿都不为珍贵，只是这个“金”字，万不可让余隆泰听见，更不许让他看见金活。

那，余隆泰大人修筑的这座桥叫什么桥呢？有人提议叫善人桥，余隆泰修路筑桥造福一方，功及子孙，子牙河两岸万千黎民又于通桥之前给余家挂了善人匾，称这座新桥为善人桥，当之无愧。但余隆泰大人不同意，他说，修路筑桥本来就是兼善天下的事，做了善事却又要人人每日感恩戴德地颂扬善举，其用心虽好，却又变成了伪善，行善而不言善，方为真善，所以这“善人桥”的名字是万万不可取的。还有人说，索性就叫隆泰桥，留芳百世，扬名天下，天下人尽知有隆泰桥，隆泰二字被万民口诵心传，岂不也是为人一世的大幸。但余隆泰仍不以为然，他说桥上人多车多，免不了日久天长会有点什么灾祸，倘一位什么人在桥上跌倒了，弄了一身泥巴，别人问及他何以如此狼狈，他必会顺口便答：“还不就是那座倒霉的隆泰桥！”那时，这隆泰二字岂不又任人唾骂了吗？再说，桥总有漏有塌，多少年后人们说及隆泰塌了，隆泰漏了，隆泰歪了，隆



泰斜了，算了吧！别如此由人笑骂了。

真是愁煞人了，桥，总要有个名字吧，余隆泰苦思冥想，甚至不惜重金要奖赏能为这座大桥取出桥名的各位贤达。于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人们从四面八方给余隆泰寄来了自己想出的桥名，留芳桥、济世桥、思泽桥、正阳桥、鵠桥（余隆泰的长子叫余子鵠）、鹏桥（二儿子余子鹏）、甲木桥，等等等等。

诸位贤达想出来的桥名余隆泰都不中意，最后余隆泰只得将他的大儿子唤来，让他给子牙河上自家门外的这座大桥取个名字。

余隆泰的长子余子鵠此时将近三十岁，苦读圣贤书，也算得是学富五车的儒生了，而且年少时还颇有一番救国救民的抱负，只是经不起沧桑风雨，气馁了，也就消沉了，再不问人间烟火，只关上房门在经史子集里消磨时光。好在余姓人家用不着儿子出去挣钱，老爹老娘只要每天看见几个儿子在院中走动，便就是最大的幸福。如是，余隆泰的五个儿子，余家大院里的五员虎将，就每天在家里住着，老大余子鵠一心读书，虽然不能兴邦治国，但到底也不给皇帝添麻烦，更不惹老爹老娘生气。他下面的四个弟弟，各有各的症候，那也就不关余子鵠的事了。

给一座桥起名字，对于余子鵠来说不是难事，当即从书橱上取下《庄子》，信手一翻，就取出了好几个名字：逍遥桥、秋水桥、达生桥、至乐桥、山木桥，等等等等。

“不好！”余隆泰听过儿子想出的这些桥名，一连摇了好一阵头，一个也不中意。回去，重想，而且明天就是通桥的日子，再想不出桥名来，儿子，你的书就算是白读了。

从老爹房里回来，余子鵠耷拉着脑袋，一句话不说只坐在

MAIBANZHINA



椅子上发呆。余子鵠的妻子娄素云看丈夫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早猜中一定是公公没有采纳丈夫给大桥取的名字，便一旁给丈夫出主意说：“给大桥取名么，也不可太雅，只要吉祥，好记，明白，也就是了。”

“此时只有天意，除非子牙河上有了什么异相，此外无论什么名字老爹也不会认可的。”余子鵠似是自言自语地说着。

“你也别再费苦心了，明日通桥，到了时辰还定不下个桥名，也许无论什么名儿，老爹也就认可了。”

“那可真应了老爹说的话，我这些年的书是白读了。”叹息一声，余子鵠气馁地再不说话了。

安抚过丈夫，娄素云再没有说话，走出房来，她找到了余家大院的老管家吴三代。吴三代是余家大院的老佣人，据说从他祖父那代就在余府里当差，到了他这代，三代仆佣侍候了三代主子，吴三代也算得是半个当家人了。虽然不敢说能主什么事，但余家大院上上下下的事，他都能操持出个眉目来，阖府上下，他也说得上话。

来到前院，还没容娄素云说话，正在院里操持什么事情的吴三代就迎上前来，向娄素云询问说：“大桥取名的事，老太爷认可了吗？”

“大先生倒是想出了好几个名，只是都不中老太爷的心意，大先生正犯愁呢。”娄素云回答着吴三代说。

“若说呢，也是，这大桥的名字也真难叫余姓人家想，老奴才倒也想过，随便就叫积善桥，救世桥好了，余姓人家做了这么多善事，百姓从心里感激，叨念余姓人家的恩泽，也是应该的事。”吴三代向娄素云说着。

“大先生说了，如今桥名的事，只有等待天意了。”